

张中强戏剧作品集



张中强戏剧作品集

浙江鄞县戏剧家协会 编
浙江鄞县文教印刷一厂 印刷



张中强，一九二六年出生于鄞县姜山镇上张村，县第九届政协委员，省、市戏剧协会会员，市曲艺家协会会员、县文联第一、二届委员，县戏剧家协会理事，70—80年代期间任县群众艺术学校校长、镇业余甬剧团副团长，53年选送省群众艺术学校进修。1952年开始写作曾写过大戏（张祥华合作）小戏、小品、曲艺近一百多个，不少作品在省、市、县文艺刊物及各报刊发表。

《张中强戏剧作品集》序

·周时奋·

浙东农村的文艺相当一个时期里以戏曲为主体，兴旺的时候几乎村村都有剧团。这种民间自导自演的戏曲，在节庆和农闲时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颇得老百姓喜闻乐见。喜闻乐见的原因不但是台上的人物大都熟人，使人亲切并惊讶身边居然藏龙卧虎，而且这些剧目的内容和叙述方式也很能使人们接受并产生共鸣。剧团是农村人才的摇篮，很多日后有所作为的人物年轻时往往都有“做戏文”的经历。剧团一方面表现了农村的文化活力，另一方面为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因此文化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十分重视戏曲，重视它的表演质量的提高，也重视它的创作。剧团需要剧本，特别是贴近群众反映现实的剧本。这就有一批业余的剧作家脱颖而出，张中强先生就是很有成就的一位。

张中强先生从1952年开始戏曲创作，在近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中断，他每年基本上有两三个剧本出手，已发表戏曲、小品、曲艺一百多种。在六十年代他写的《货担下乡》曾风靡一时，几乎省内所有的农村剧团都演过他的这出戏，省、地报

刊和出版物也刊登过这一作品。此外，他的有些作品如《哭笑不得》《三盖印》《借勿借》《乘龙快婿》《不走后门》《第三者》《笑口常开》《盯牢不放》等都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除了频频获奖，有的还被省市专业剧团采用演出。他在宁波文化界引人注目不单是他的作品成就，而且还有他的对戏曲的专注，象他这样能在半个世纪里始终钟情于戏曲创作而笔耕不止的痴情文人已经寥若晨星。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用生命的本体价值所体现出来的文化。

张中强先生是鄞县姜山人，他始终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江南小镇，粉墙黛瓦，桨声橹影，横桥断水，沿河设市，是方圆数十里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小镇往往是文化渊藪积淀深厚的地方，居民常常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地方文化能在这里找到理解，找到共鸣，也找到支撑。小镇是农村与城市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既能敏感地触摸到城市社会生活所辐射过来的某些细微的脉动，又能深切体验到农村传统精神在当前社会沿革中顽强的韧性和真实的蜕变，这种双重的观照距离对有心的艺术家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点，而且能保持冷静的心态。张中强先生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的人。有时候他就象一位隐士，在那里冷眼观察着生活，思考着生活，冷不防就会用他的作品发表出他在观察和思考后的很生动活泼的意见。他的作品往往是幽默和机智的，到后期还带一点辛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小镇正是这种既隐藏得住又进退自如的“市”，它让张中强先生找到了

一处很合适的闹中取静的空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处小可游刃的立身之地。

张中强先生的戏剧创作以甬剧为主要表现手段。甬剧是他熟悉和热爱的家乡戏，这是一种很优雅的滩簧剧，以朴素机智的方言和婉若吟诵的唱腔表现出生活本色般的美，非常适合于直观地表现作者和观众身边的生活。张中强先生显然对这种艺术形式驾轻就熟，他曾在镇里组织过一个甬剧团，并亲任团长。这个剧团在它兴旺时期颇负盛名，可与专业剧团相伯仲。这个剧团除了表演甬剧的经典剧目外，主要是演他写的戏，那些从生活中直接锤炼出来的现代剧目，他很能结构剧情，哀怒嬉笑，皆成文章。他擅长于驾驭宁波方言，特别是富有当时时代特征的方言，在这方面，他有一种很强的敏感性，他善于发现生活。这种敏感性，正是他青春不老的标志。

我在鄞县文联工作的时候曾经想为他的作品出版一本集子，由于匆匆调离没有践愿。这次鄞县戏剧家协会和同仁们非常热忱地帮助张先生实现了这一愿望，我既感到高兴又觉得惭愧。承蒙厚爱，囑我作序，中强先生也亲自来电话要求，我作为鄞县子弟和后学，实在十分汗颜。我深深地为自己故乡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也向中强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我相信，象中强先生这样以事业为伴侣的人必定永远年轻。

1998/5/11 灯下

《张中强戏剧作品集》代序

根植乡间梨花香

周静书

能孜孜不倦地业余从事戏剧创作，而近半个世纪疾心不变，培得梨花香满园。张中强同志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群众文化是大众参与的文化，重在参与需要一批感情很投入、干劲很亢奋的有心者，张中强同志应是名符其实的一员。纵使农村人流很分散，然而百姓的群聚性也极强，尤其是地头村落一聚，庙祠戏台一会，逢年过节相庆，这给张中强同志展示了用“武”之地，几十年来，他适应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需求，尽情地去创作去表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讴歌农村生活的新气象，针砭腐朽落后的时弊，反映喜怒哀乐的多姿多彩乡土生活。给人们或教育、或启迪、或鼓舞、或振奋。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同村民贴近，与市场合拍，题材鲜活，情趣生动，寓意深锐。喜人之爱，怒人之恨，笑人之欢，鄙人之陋。易为平民百姓所共鸣，深受社会基层所欢迎。《土地回家》、《货担下乡》、《借勿借》、《哭笑不得》、《乘龙快婿》等一大批戏剧作品，从五十年代到如今，几近风靡县内外，甚至被全省一千多个农村剧团作为演出剧目。勤耕细作，积至

今已有一百余剧(篇)之多,可谓硕果累累。

张中强戏剧作品结集问世了,作者也年逾古稀;然仍在文艺创作园地勤耕不辍。该书的面世,其意义不仅是作者本身几十年成果的展示,更重要是对其专心致志从事群众文化精神的褒扬。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记印,史事实录,生活的映象,从而决定了这些作品特有的意义和作用。今天,我们处在世纪之交,变革之际,时代呼唤我们,文艺创作要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无愧于炽热的生活,无愧于英雄和普通民众。而张中强同志执着追求事业的精神,一丝不苟的艺术创造态度,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品德,正是值得新一代群众文化工作者学习和发扬的。因此,我们欣赏他的作品,更希望倡导他的人品。愿这种激励,化作繁荣我县文化事业的奋进的力量。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目 录

天赐斩父(甬剧小戏)	(1)
哭笑不得(甬剧小戏)	(50)
三盖印(甬剧小戏)	(69)
借勿借(小戏曲)	(85)
四副弹簧(甬剧小戏)	(107)
高价姑娘(小戏曲)	(124)
邻里之间(独幕甬剧)	(138)
生意经(独幕甬剧)	(156)
乘龙快婿(戏剧小品)	(178)
货担下乡(越剧)	(185)
“第三者”(话剧小品)	(197)
生子奖(喜剧小品)	(206)
价值(戏剧小品)	(214)
盯牢不放(戏剧小品)	(222)
以整化零(方言小品)	(232)
带血的一份电报(戏剧小品)	(240)
陌生人并不陌生(戏剧小品)	(253)
情与法(话剧小品)	(260)
编后记	(268)

天赐斩父

(半把剪刀下集)

人物表

徐天赐	新任浙江省巡抚	十八岁。
曹锦堂	宁波知府	四十八岁。
曹 母	曹锦堂母亲	七十岁。
冯志诚	新任鄞县知县	三十九岁。
萍 儿	曹家女婢	三十二岁。
陈金娥	徐府奶娘	三十四岁。
陈根福	陈金娥胞弟	三十一岁。
徐庆棠	富绅	五十三岁。
黄 氏	徐庆棠妻	五十一岁。
桑君家	福寿斋药店管帐	三十九岁。
青 松	曹府男仆	五十多岁。
玉 蝶	曹家女仆	三十多岁。
徐 奶	徐家女仆	三十多岁。
禁 婆	清兵若干人	刽子手。

第一场（蓄谋）

时间：相隔法场辩冤三个月。

地址：曹家内厅，一旁设有梁惠梅灵堂

幕后合唱：半把剪刀出奇闻，

曹陈两家结仇恨。

恨与仇，仇与恨，

一场孽祸又燃生。

幕启，秋风箫瑟，落叶纷飞，曹锦堂大病初愈，步履踉跄上。

锦堂：唉！（唱） 一夜秋风扫绿茵，
一场风波病缠身。
陈金娥，法场辩冤雪我恨，
我曹锦堂赔了夫人又折兵。

满城风雨丑难闻，

堂堂的府台衙门百尺旗杆也会矮三分，

我大病虽逾恨难消，

点点冷水渗在心。（发觉灵堂）

啊！灵堂（看）亡妻梁惠梅之神位。呸！这个贱人坏我一生信誉，辱没曹家祖先，没有资格立这个牌位。来人！来人！

青松：（上）大人何事？

锦堂：这个贱人的灵堂，是谁叫你摆的，还不与我快快拆去。

青松：老爷，这是老太太吩咐摆的，等百日之后才可拆去。

锦堂：呸！（唱） 一见灵堂恨更添，

这贱人丑事瞒我十八年。

我道她，闺阁名门千金女。

却原来，水性扬花骨格低。

我悔恨私生之女当作亲骨肉。

（夹白）这样的颠颠倒倒倒颠颠之事，

叫我难咽这口气？

（羞恨交加，拿起拐杖打落灵牌）快快把他统统拆了！

青松：这……

锦堂：混帐，还不动手，（青松无奈欲动手，内曹母喊“慢”玉蝶扶曹母上。

曹母：锦堂！

锦堂：母亲！

青松：老太太，老爷……（指灵堂）

曹母：下去。

青松：是（下）

曹母：锦堂！

锦堂：母亲，

曹母：唉！人已死了，你与死人还要出啥气呢？

锦堂：我……唉！（闷坐一旁）

曹母：梁惠梅虽然为人不正，但毕竟是我曹家名媒正娶的过门媳妇，你有能耐就跟活人算帐，堂堂七尺男子，连一个亲生儿子会落在别人手里。

锦堂：这……

曹母：（唱） 曹家祖先到如今，

总希望，一代要比一代兴，
到现在，我是满头银霜日西沉。
你也是，年近半百四十另，
膝下无后心忧愁，
为娘日夜操碎心，
若是天赐在身边，
曹家大业有人来继承，
想不到，独笋出在篱笆外，
亲生儿子跟别人。

锦堂：(唱) 天赐他，虽然曹家一脉根，
十八年前，早已送给徐家门。
更何况，半把剪刀成冤仇，
金娥对我恨在心。
父子俩，骨肉虽连情不在，
亲生难回曹家门，
孩儿有恨无处诉，
我只好忧忧郁郁闷在胸。

曹母：(唱) 你枉为堂堂一个知府爷，
区区小事伤了心。
父子血缘有天性，
只要功夫下得深。
夺回骄儿并不难，
要看你胸中是否有百万兵。

锦堂：(旁唱)老母一言提醒我，
顿时怒火燃在胸。
有恨不消非丈夫，

胆小不是君子人。
先拔金娥眼中钉，
再把那亲儿天赐引进门。
母亲呀！孩儿遵照娘教训，
我定要完璧归赵慰先灵。

曹母：有志气，有志气，阿弥陀佛！

青松：（上）禀老爷，新任知县冯志诚前来拜望。

锦堂：请他进来。

曹母：回房（玉蝶扶下）

志诚：（上自白）周知县逆风行舟削职为民，我冯志诚顺风扯蓬
平步上升。大人在上，卑职冯志诚叩见。

锦堂：老弟上任后，一切可好？

志诚：好好，承蒙大人提携，感恩不浅。

锦堂：好说，好说。

志诚：（摸出一盒人参）大人身有贵恙，这盒高丽参给大人滋补，请大人笑纳。（放到茶几上）

锦堂：老弟，要你费神了。

志诚：区区礼物，何足挂齿。大人近来贵体如何？

锦堂：承蒙老弟给医送药，今日总算复原了。

志诚：大人贵体健康，乃是一府百姓之福也。

锦堂：可是我的心病……唉。

志诚：大人的心病卑职略知一二。

锦堂：嘎！

志诚：大人是……恨在半把剪刀，心想徐府娇郎。

锦堂：这……唉！

志诚：提起此事我倒想起一件新闻来了。

锦堂：请讲。

志诚：刚在我到福寿斋药店去挑选人参，却巧陈金娥前来配补胎药。

锦堂：呀！陈金娥怀孕了？

志诚：不！是徐府太太怀孕了。

锦堂：呀！五十多岁还会怀孕吗？

志诚：五十多岁怀头胎，这不是新闻吗？

锦堂：（恶计燃生）你知道金娥还会再到福寿斋药店配药？

志诚：明天要来。

锦堂：真的明天要来，会不会听错？

志诚：一清二楚，因店中尚缺一味当归不能配齐，掌柜叫金娥明日来配。

锦堂：（喜形于色）嘿！嘿！天助我也！

志诚：大人为何发笑？

锦堂：我的心病七分好了。青松！

青松：（上）大人有何吩咐？

锦堂：你快去福寿斋药店叫管帐先生桑仁家到来。

青松：是。（下）

志诚：大人桑仁家是不是十八年前桑君家。

锦堂：唔。

志诚：大人你知道他。

锦堂：正因为我和他……所以叫他来吗？

志诚：哦，大人你抓住十八年前的纠葛，叫他……

锦堂：老弟要你从中效劳了。

志诚：大人鼎足之恩，卑职就是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

锦堂：此话当真？

志诚：大人不信，我可对天发誓（欲跪）

锦堂：（忙扶）起来起来。

志诚：大人，桑君家马上要来，在此多有不便，就此告辞。

锦堂：请。（志诚下）

（得意地）哈哈，

（唱）我只道，山复水尽疑无路，
又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
冯志诚，一条新闻除心病，
真使我，三月病魔一扫尽。
此事能待逞，
一箭双雕擒。
既保私恨又得子，
曹家祖先显神灵。

青松：（上）禀大人，桑仁家到。

锦堂：请。

青松：桑先生请。（下）

君家：（沮丧地上）

（唱）曹家老爷一声请，
不觉心中惊一惊。
十八年前欠下一笔风流债，
惶惶不安到如今。
今日请我非好意，
我是满腹心事进曹门。

君家：大人在上，晚生桑……桑仁家叩见。

锦堂：你不是桑仁家？是桑君家？（直指）

君家：这……

锦堂：看茶（萍儿送茶，见君家一惊）

萍儿：（旁白）啊，那不是十八年前，我家太太情夫桑君家吗？

他怎会到这里来？（下）

锦堂：（指灵牌）桑君家，你看。

君家：（见灵牌）亡妻梁惠梅之神位。（颤抖）

锦堂：惠梅投井而亡，你可知罪？

君家：大人，晚生有过，没有罪。

锦堂：勾引名门千金，败坏我府名誉，还说无罪。

君家：哎哟，大人啊！

（唱） 我与小姐梁惠梅，
本是姑表称兄妹，
青梅竹马两相爱，
她曾经，以身相许在闺楼，
谁知她，爹娘爱财许配你，
无情狂风把连株吹，
从此后，他嫁我娶情早断，
我君家，情场失意有何罪？

锦堂：呸，大胆桑君家，休得诡言狡辩，梁惠梅嫁到我府，你俩
仍旧藕断丝连，暗通书信，这不但欺弄本府（指牌位）连
她的命也就此断送！（厉色地）该当何罪？

君家：大人饶命，大人饶命。（跪地相求）

锦堂：起来，本府宽宏大量，既往不究。

君家：（揩汗起身）谢大人。

锦堂：不过，梁惠梅投井而亡，事出他人。

君家：谁？

锦堂：陈金娥。